

中国语言学报

第九期

- 型式语义琐议 范开泰
汉语时间语义范畴的表现方式体系 刘叔新
空间位移中客观参照“P+N”的语用含义 齐沪扬
说“难免”
——兼论汉语的虚化方式和羡余否定 张谊生
现代汉语动词的方向体系 邱广君
论现代汉语不及物动词及其所构成的句法、语义结构 陈昌来
一批名词性短语族崛起的社会背景与内在机制
透视及其前景预测 刘焕辉
说“A不A”“AV A”“A—A”式构词格 尹世超
必然和已然,任意与论证
——语言符号任意性问题之浅见 孙力平
试谈汉语语法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柴世森 张智慧
列宁格勒藏抄本《石头记》某些章回“只”改
“这”现象的启示 李思敬
《骆驼祥子》中所见的语言文化现象 李 泉
港台语词之异化及其原因与港台外来语之比较 黄丽丽
《史记》三家注的重纽现象 黄坤尧
《洪武正韵》的反切问题
——读刘文锦《洪武正韵声类考》 忌 浮
《墨经》语言论探微 董 琨
《老子》韵读失误指例 孙雍长
训诂研究应该务平实忌好奇
——古诗文名篇注释“翻案”失当例析 祝鸿杰
同声通假:汉字构形与运用的矛盾统一 黄德宽
“滥觞”正义 汪少华
西夏文对研究古汉语的重要意义 李范文
论汉语方音的区域特征 李如龙
河州话的声调重音 陈其光
江西南丰方言的语音特点及其与客赣方言的关系 刘纶鑫
再论洪洞方言助词“着”的用法 乔全生
闽南漳州方言 la-mi 式和 ma-sa 式音的秘密语研究
——与福州度语、嘴前话和切脚词比较研究 马重奇
《周易·睽》卦辞及六三爻辞新诠 曾宪通
出土战国秦汉文献中的缩略语 陈伟武

中国语言学会《中国语言学报》编委会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语言学报:第9期/中国语言学会,《中国语言学报》编委会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ISBN 7-100-02707-1

I. 中… II. ①中… ②中… III. 汉语-语言学-文集
IV. 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9247 号

ZHONGGUÓ YǔYÁN XUÉBÀO

中 国 语 言 学 报

第 九 期

中国语言学会《中国语言学报》编委会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2707-1 / H·698

1999 年 5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16
199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356 千
印数 1 500 册	印张 20 1/4

定价:27.00 元

中国语言学报

第九期 目录

型式语义琐议·····	范开泰(1)
汉语时间语义范畴的表现方式体系·····	刘叔新(11)
空间位移中客观参照“P+N”的语用含义·····	齐沪扬(25)
说“难免”——兼论汉语的虚化方式和羡余否定·····	张谊生(39)
现代汉语动词的方向体系·····	邱广君(59)
论现代汉语不及物动词及其所构成的句法、语义结构·····	陈昌来(71)
一批名词性短语族崛起的社会背景与内在机制透视及其前景预测·····	刘焕辉(83)
说“A不A”“AVA”“A—A”式构词格·····	尹世超(100)
必然和已然,任意与论证——语言符号任意性问题之浅见·····	孙力平(113)
试谈汉语语法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柴世森 张智慧(123)
列宁格勒藏抄本《石头记》某些章回“只”改“这”现象的启示·····	李思敬(136)
《骆驼祥子》中所见的语言文化现象·····	李 泉(145)
港台语词之异化及其原因与港台外来语之比较·····	黄丽丽(161)
《史记》三家注的重纽现象·····	黄坤尧(174)
《洪武正韵》的反切问题——读刘文锦《洪武正韵声类考》·····	忌 浮(191)
《墨经》语言论探微·····	董 琨(201)
《老子》韵读失误指例·····	孙雍长(208)
训诂研究应该务平实忌好奇——古诗文名篇注释“翻案”失当例析·····	祝鸿杰(218)
同声通假:汉字构形与运用的矛盾统一·····	黄德宽(223)
“滥觞”正义·····	汪少华(229)
西夏文对研究古汉语的重要意义·····	李范文(232)
论汉语方音的区域特征·····	李如龙(239)
河州话的声调重音·····	陈其光(249)
江西南丰方言的语音特点及其与客赣方言的关系·····	刘纶鑫(266)

再论洪洞方言助词“着”的用法·····	乔全生(278)
闽南漳州方言 la-mi 式和 ma-sa 式音的秘密语研究——与福州度语、 嘴前话和切脚词比较研究·····	马重奇(289)
《周易·睽》卦辞及六三爻辞新诠 ·····	曾宪通(301)
出土战国秦汉文献中的缩略语·····	陈伟武(306)

CHINESE LINGUISTICS

The Journal of 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China

NO. 9

1999

- Remarks on semantic elements of sentence mode Fàn Kāitāi(1)
- The expressional system of the conceptual category of time in Chinese
..... Liú Shūxīn(11)
- Pragma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prepositional phrase as objective reference
point in positional movement Qí Hùiyáng(25)
- A discussion on *nan-mian* (难免): grammaticalization and redundant
negation in Chinese Zhāng Yìshēng(39)
- The direction system of verbs in Modern Chinese Qiū Guāngjūn(59)
- Intransitive verbs of Modern Chinese and their syntactic and
semantic structures Chén Chānglái(71)
- An arising family of NPs: its social background, internal mechanism
and prospect Liú Huànhuī(83)
- On three types of word formation —“A 不 A”, “AVA” and “A — A”
..... Yīn Shìchāo(100)
- Inevitability and actuality, arbitrariness and motivation—A reflection on
the arbitrariness of language symbols Sūn Lìpíng(113)
- Some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grammatical studies
..... Chái Shìsēn and Zhāng Zhìhuì(123)
- Inspirations from the replacing of “只” with “这” in certain chapters of
a handwritten copy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kept in Leningrad
..... Lǐ Sījìng(136)

The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phenomena seen in 《骆驼祥子》	Lǐ Quán(145)
Dissimilation of vocabulary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and its causation:	
A comparison of 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words	Huáng Lili(161)
The phenomena of <i>fanque doublets</i> (重纽) in the three commentaries	
on the <i>Shiji</i> (《史记》)	Huáng Kūnyáo(174)
<i>Fanque</i> (反切) in <i>Hongwu Zheng Yun</i> —A discussion on Liu Wenjin's	
<i>A Study of the Initials of Hongwu Zheng Yun</i>	Jì Fú(191)
The linguistic thought in <i>Mojing</i> (《墨经》)	Dǒng Kūn(201)
Some mistakes of the <i>yundu</i> (韵读) in <i>Laozi</i> (《老子》)	Sūn Yǒngcháng(208)
Seeking plainness, not peculiarity —Analysis of some mistakes in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ancient poems	Zhù Hóngjié(218)
The unity of opposites:form and use of phonetic loan characters in	
Ancient Chinese Language	Huáng Dékuān(223)
A note on “滥觞”	Wāng Shàohuá(229)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Xixia script to 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	Lǐ Fànwén(232)
Area features of pronunciation of Chinese dialects	
Li Rúlóng(239)	
The tonic accent of the Hezhou dialect in Gansu Province	
Chén Qíguāng(249)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Nanfeng dialect in Jiangxi Province ...	
Liú Lúnxīn(266)	
Futher remarks on the particle“着” in the Hongtong dialect in	
Shanxi Province	Qiáo Quánshēng(278)
The coded words that sound like <i>lami</i> or <i>masa</i> in the Zhangzhou	
Dialect in Southern Fujian—A comparison with <i>souyu</i> (度语),	
<i>zuqianhua</i> (嘴前话) and <i>qiejiaoci</i> (切脚词) in the Fuzhou dialect	
.....	Mǎ Zhòngqí(289)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xts of <i>kuigua</i> (睽卦) and its third items	
in <i>Zhou - Yi</i> (《周易》)	Zēng Xiàntōng(301)
Acronyms in the unearthed documents of the Zhan'guo period,	
Qin and Han dynasties	Chén Wěiwǔ(306)

型式语义琐议

范 开 泰

(上海师范大学语言所)

提要 本文论述了三种型式语义现象。一、汉语的陈述成分和指称成分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互相转换。这种型式语义现象与句类因素有关。二、汉语的陈述句有两种语义类型:动态句和静态句。在某些句式,它们决定于“了、着、过”之类的动态助词与“的”之类的静态助词的对立;在另一些句式,我们可以用“了”、“着”的自由替换为标准来鉴别出静态句。三、短语也有动态与静态的对立。由静态句变换而来的名词性短语仍保留着静态义的特点;连动式的 VP₁ 在语义上有“方式—静态义”、“伴随动作—静态义”、“同时动作—静态义”和“先后动作—动态义”等小类。这些都与句式无直接关系,可称为“成分语义”。

朱德熙先生在《变换分析中的平行性原则》一文中提出了“高层次的语义关系”这个概念,指出:“所谓高层次上的语义关系指的是与整个句子的语法意义直接相关联因此比较重要的意义关系。”“区分高层次语义关系和低层次语义关系这件事有重要意义。”笔者在《语义分析说略》一文中把高层次语义关系称为“型式语义”,认为是一种“与句型句式有关的语义要素”。语言事实表明,型式语义不仅与句型句式有关,还跟句类有关,与句子的变换形式有关。本文就有关型式语义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 指称和陈述

一个陈述句,在语义上是一个表述,逻辑学界也称意谓,语法学界一般称为陈述义,简称为陈述。一个陈述句的语义结构,总是由一个指称成分(referring)和一个述谓成分(predicating)构成的。述谓成分,语法界习惯上也简称为陈述。这样,“陈述”这个概念就有了两个含义,一个指陈述句的语义,一个指陈述句语义结构中的述谓成分。本文把前者称为陈述义,把后者称为陈述成分。一个陈述句,在句法上,一般由

一个名词性短语和一个谓词性短语构成一个主谓句的形式,名词性短语表指称成分,谓词性短语表陈述成分。但是,汉语中还有一些特殊的句子组织格式。

主谓形式的陈述句中,有一种是名词性谓语句。例如:

(1) 昨天晴天。

(2) 南昌人民军队的诞生地。

名词性谓语句,从结构上说,它的构成成分是两个名词性短语,原来都是指称成分。构成一个句子后,第二个名词性短语作陈述成分了,整个格式则变成了一个陈述结构。这是一种由指称变为陈述的语言现象。

两个名词性短语,分开来说,是两个指称;合在一起则可以构成一个更大的指称,即: $NP_{\text{指称}1} + NP_{\text{指称}2} \rightarrow [NP_1 NP_2]_{\text{指称}1+2}$ 。从语义上讲,如果指称₁ = 指称₂,那么, NP_1 和 NP_2 是同位;如果指称₁ ≠ 指称₂,那么, NP_1 和 NP_2 是联合。如果这两个指称在语义上有蕴涵关系,那么至少可以构成这样两种格式: $NP_{\text{小}} NP_{\text{大}}$ (如“小王上海人”),句法上是主谓句,语义上是陈述结构; $NP_{\text{大}} NP_{\text{小}}$ (如“上海人小王”),句法上是同位,语义上是指称。如果中间有停顿, $NP_{\text{小}}, NP_{\text{大}}$ (如“小王,上海人”),仍是主谓句和陈述结构; $NP_{\text{大}}, NP_{\text{小}}$ [如“上海人,小王,(回家了)”],则是带追补性后置修饰语的名词语,语义上是指称。还可以构成 $NP_{\text{小}}, NP_{\text{大}} NP_{\text{小}}$ 的格式(如“小王,上海人小王”),是另一种带追补性后置修饰语的名词语,语义上也是指称。

一个陈述句,在句法上有时表现为非主谓句的形式。谓词性的非主谓句只出现一个谓词性短语,例如:

(3) 下雨了。

(4) 走吧。(命令)

(5) 走吧。(招呼)

(6) 好极了。

在语义上,谓词性的非主谓句表达的仍是一个陈述结构。例(3)是个陈述句,在语义上“下雨了”是说明“现在”的,整个句子是一个陈述结构:“现在下雨了”。例(4)是个表命令的祈使句,一个祈使句的语义结构可以分析为一个陈述结构+祈使语气。这个句子里包含着一个陈述结构:“你走”。例(5)是个表招呼的祈使句,句子里包含着一个陈述结构:“我们走”。例(6)是个感叹句,一个感叹句的语义结构也可以分析为一个陈述结构+感叹语气。这个句子中包含着一个陈述结构:“这好极了”。这几个句子里的指称成分“现在”、“你”、“我们”、“这”,在句法上都表现为零形式。这是一种由句类决定的习惯性的缺省(default)。我们把这种在理解时补上去的语义成分也

看成是一种型式语义,这种型式语义是与句类因素有关的。

一个陈述句的句法形式也可以是体词性的非主谓句。体词性的非主谓句由一个名词性短语构成,例如:

(7) 谁?

我。(当场问答)

(8)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小说或剧本中对时间、地点的说明)

(9) 很大的雷声。(小说或剧本中对存在或出现的事物的说明)

(10) 好大的雷声!

这些句子在句法上都只出现一个名词性短语,在语义上却是一个陈述结构或包含着一个陈述结构。这里有一种由指称变为陈述的型式语义现象。例(9)表达的是一个陈述结构“雷声很大”,其中的陈述成分“很大”在句法上表现为修饰语,而修饰语一般是表“摹状”功能的。由摹状成分到陈述成分的转化,也是一种型式语义现象。例(10)是一个感叹句,我们把它分析成陈述结构+感叹语气。这里表感叹语气的是“好……!”形式,^[1]其中包含的陈述结构是“雷声很大”,因此,这里同样有从“摹状成分”到陈述成分的转化这种型式语义现象。

从陈述成分转化为指称成分是另一种型式语义现象。汉语语法分析中历来有“名物化”的说法,通常实际上指的是“名词化”,认为在主语和宾语位置上的动词形容词都已经变为名词了,这是认为在句法功能上有了变化。这种说法的问题很明显,因为在句法上汉语的动词形容词本身可以作主宾语。但是,如果说的是语义结构,那么,这里确实存在一个从陈述转化为指称的型式语义现象,说“名物化”也是可以的。正如胡裕树和范晓先生在《动词形容词的“名物化”和“名词化”》一文中指出的:“动词形容词一般表示动核,表示‘述谓’,但在一定条件下(受某些谓语动词或形容词控制而作主宾语时)也可表示动元,即表示‘指称’或‘名物’。并把这种现象称为‘动元化’、‘指称化’,通俗点说,就是‘名物化’。”

正因为有了这种由陈述变为指称的型式语义上的转化,才有可能出现一些转化过程中的中介现象,它体现着由陈述向指称转化的不同程度,即名物化的不同程度。朱德熙先生在《语法讲义》中提出的“陈述性主语”和“指称性主语”的区别,就是源于这种转化程度的不同。朱先生讲的“指称性主语”,如“干净最重要”,“教书不容易”,“游泳是最好的运动”,“他母亲病了是真的”中的主语“干净”、“教书”、“游泳”、“他母亲病了”都已经完成了从陈述到指称的转化,“这些动作、行为、性质、状态等等已经事物化了,即变成了可以指称的对象”,可以用“这”来指代,用“什么”来替代。而朱先生

讲的“陈述性主语”则还处在从陈述向指称转化的过程中,如“干干净净的舒服”,“大一点儿好看”,“天天练才学得会”,“先别告诉他比较好”,这些例句在语义结构上还保留着一些“两个陈述结构”的特点。它们原是一种复合的陈述结构(体现在句法上则是一种复合句):“(一个人)干干净净的(,才)舒服”,“(这)大一点儿(;才)好看”,“(你要)天天练(,)才学得会”,“(你)先别告诉他(,这样)比较好”。句法上紧缩成一个主谓句了,可是其中的主语部分“干干净净的”,“大一点儿”,“天天练”,“先别告诉他”仍保留着陈述成分的一些特点,只能用“这样”来指代,用“怎么样”来替代。

二 动态和静态

动态义和静态义的对立,在语法研究中已经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动态和静态首先是陈述句下位类型的一种语义区别:叙述句,表达行为、动作或变化,是典型的动态句;判断句、评议句、描写句,表达性质或状态,是典型的静态句。

动态和静态,是一种语义上的对立,与句法结构没有直接的关系。例如,表示出现或消失的隐现句和表示存在的存在句具有相同的句法结构:时地词语+动词+表存在或隐现主体的词语。它们在语义上却分别表达动态义和静态义。那么,这种语义上动态和静态的对立,究竟是哪种因素决定的呢?语法学家们作过种种不同的解释。

李临定先生把动态义和静态义的对立归结为“行为动词”和“状态动词”的对立。他在《“依句辨品,离句无品”及其他》一文中认为,“他在挂画儿呢”,“他在摆菜呢”,“他慢慢地躺了下去”都是“一般动词句”;而“墙上挂着一幅画儿”,“桌子上摆着不少菜”,“床上躺着一个人”和“画儿在墙上挂着(呢)”,“菜在桌上摆着(呢)”,“他在床上躺着(呢)”却是“两种不同型的存在句”,其中的“‘挂’、‘摆’、‘躺’是静态的(表示静止的状态)”,可以“分析为状态动词”。“它们尽管词形相同而功能并不相同”。李临定先生是把动态和静态的对立归结为核心动词的不同功能类别的对立。这种分析的问题是存在大量的同形词,兼类太多。李临定先生在《现代汉语动词》一书中,专设了“状态动词”一章,也认为“大多数状态动词都有相对的动作动词”。他在分析状态动词的语法特点时,不得不专门谈了谈“和相对的同形动作动词相比较”的方法。一般在语法研究中进行分类时,如果一种处理的结果兼类的成员太多,宁可把它们看作本来就是同一类的,再对少数功能不全的成员作一些说明;如果同一类的成员,在A条件下呈现A功能,在B条件下呈现B功能,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A和B功能上的对

立是由 A' 和 B' 条件的对立引起的。在这里,我们倾向于把“动态义”和“静态义”的对立看作是由不同的句子格式条件决定的。

陆俭明先生把动态义和静态义的对立,归结为核心动词的语义特征的对立。他在《语义特征分析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运用》一文中分析了“台上放着长条桌子”和“台上演着椰子戏”两类句子,认为它们“分别代表了(A)(B)两种格式”,都具有“NP(L)+V+着+NP”的形式,但前者(A式)“表示存在,表静态”,后者(B式)“表示活动,表动态”。而“‘NP(L)+V+着+NP’之所以会分化为(A)(B)两种格式,关键在于动词”,(A)式的动词“都含有‘附着于某物’的意思”,(B)式的动词“都不具有[+附着]的语义特征”。

语义特征分析法为一般的行为动作动词出现在静态句中表静态义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释。“门口站着许多人”和“台上放着一排桌子”,都具有[+附着]的语义特征,因此,它们可以在静态句中表示一种行为动作实现以后构成的状态,一种附着在处所上的静止状态。但是,这种分析却不能解释,同样是这些具有[+附着]的语义特征的动词,在另外一些句子格式中又可以表示行为动作,表达动态义。例如“人们一直站到了大门口”,“他们把桌子放到了台上”。“屋里摆着宴席”可以是静态句(屋里摆着三桌宴席),也可以是动态句(屋里正在摆着宴席)。“山上架着炮”可以是静态句(山上架着四门炮),也可以是动态句(山上正在架着炮)。因此,不能说动词有了[+附着]的语义特征,就一定构成静态句,表静态义。[+附着]的语义特征,只是动词进入静态句表示静态义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宋玉柱先生提出了一种他称之为“动态存在句”的句子格式,例如:“额头上滚动着一颗颗汗珠”,“清白的水波上闪耀着千百条金光”。这些句子中的动词“不是表示静止的状态,而是表示动作行为的”,“属于动态动词”。用语义特征分析法来说,都是具有[-附着]的语义特征的。但是,整个句子又确实反映着一种“事物的存在”和“存在的方式”,是存在句。宋先生还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论证:这种动词,即具有[-附着]的语义特征的动词,还可以与静态动词,即具有[+附着]的语义特征的动词,在同一个存在句式里并列使用:“巍峨的前门箭楼下,栖息翱翔着小鸽子。”实际上,“动态存在句”是一种紧缩而成的句子格式。我们可以试着把这个紧缩的历程来排一排:

额头上有一颗颗汗珠,这一颗颗汗珠(正)在额头上滚动。

——>额头上有一颗颗汗珠,这一颗颗汗珠(正)在滚动。

——>额头上有一颗颗汗珠(正)在滚动。

——>额头上滚动着一颗颗汗珠。

清白的水波上有千百条金光,这千百条金光(正)在清白的水波上闪耀。

→清白的水波上有千百条金光,这千百条金光(正)在闪耀。

→清白的水波上有千百条金光(正)在闪耀。

→清白的水波上闪耀着千百条金光。

这里,“额头上有一颗颗汗珠”,“清白的水波上有千百条金光”是典型的静态句,表静态义;“一颗颗汗珠(正)在滚动”,“千百条金光(正)在闪耀”是典型的动态句,表动态义。紧缩的结果就变成了一种“动中有静”的“动态存在句”。存在一静态义是上一层次的语义,动态义是下一层次的语义。^[2]对“动态存在句”这样的语言实例,就更难说可以用核心动词的“语义特征”来分析出整个句子的动态/静态语义了。

张国宪先生在《现代汉语的动态形容词》一文中提出形容词也有动态静态之分。他的例子是:“大哥的脾气坏,心眼儿却不坏。(静态)”,“冰箱里的肉没坏,鸡蛋却坏了。(动态)”他解释说,这两个句子中的“坏”,分别是静态形容词和动态形容词,这是因为两个“坏”的义项不同。“脾气坏,心眼儿却不坏”中的“坏”,是“缺点多的,使人不满的(跟‘好’相对)”的意思。“肉没坏,鸡蛋却坏了”中的“坏”,是“受到破坏的,变质的,有故障的”的意思。“具有两个以上义项的词往往有这样的情况:表示这一义项时,是静态的;表示另一义项时,是动态的。”“对于这种两属的词,我们不笼统地称为静态形容词或动态形容词,而是把表示 A 义项的称为静态形容词,把表示 B 义项的称为动态形容词。这样的处理有利于说明因义项不同而造成的功能差异。”张国宪先生把动态和静态的对立归结到核心谓词(形容词)义项的不同功能类别的对立,与李临定先生把动态和静态的对立归结为核心动词的不同功能类别的对立,在思路上是相通的,问题也是相似的。正如张国宪先生自己指出的,“在现代汉语中,像这样静动两属的词数量不少”。两属的太多了,这种分析就要重新考虑考虑了。此外,把动态静态的区别归因于形容词的义项,往往很难说得通。例如,上面这个例子中的“坏 A”义项也可以在动态义格式中出现:“大哥(原来脾气不坏,后来遇到不顺心的事太多了,)脾气也坏了。”“坏 B”义项也可以在静态义格式中出现:“冰箱里的肉不是‘坏了’,而是本来就是坏的。”这里两个“坏”都是“变质”的意思,属于“坏 B”义项,但“坏了”是动态义,“坏的”是静态义。事实上绝大多数表示性质状态的形容词(静态),加上了“了”以后就表变化(动态)了。“衣服干不干?”“干。”“哪件衣服干?”是静态;“衣服干没干?”“干了。”“哪件衣服干了?”就是动态了。张国宪先生的文章中也说“动态形容词有更为严格的限制,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以非光杆的形式出现”,“因此我们可以说动态形容词是一种典型的粘着动词”。这样看来,我们不妨明确地说,性质状

态—静态义和变化—动态义的对立,是由“A”和“A了”格式的对立决定的。

那么,能不能把动态与静态的对立归结为动态助词“了、着、过、起来、下去……”与静态助词“的……”的对立呢?就形容词作核心谓语句的句子来看,似乎是可以的。“A了”表动态,“A的”表静态。

有些用光杆动词作核心谓语句的句子,原先表静态义,V(P)后加上“的”,仍表静态义;V(P)后加上“了”就成了动态句了。似乎可以说,“V(P)”“V(P)的”表静态,“V(P)了”表动态。例如,有一种句子,动词前后有两个名词项,这两个NP位置互换后,句法结构和语义都不变,即 $NP_1 + V + NP_2 = NP_2 + V + NP_1$,如“萝卜丝拌海蜇”,“海蜇拌萝卜丝”。这种句式的特点是动词有相拌共存义,可以称为共存句。在共存句的两个NP前加上数量词语,就构成另一种句式:倚变句。如“半斤萝卜丝拌二两海蜇”,“二两海蜇拌半斤萝卜丝”。共存句和倚变句都是静态句,如果加上动态助词,就变成叙述句,表动态义了,如“萝卜丝拌了海蜇了”,“半斤萝卜丝拌了二两海蜇”。

但是,另外一些动词作核心谓语句的句子情况不是这样。就拿存在句来说,“台上放了一盆花”表存在—静态义,“台上放着一盆花”也表存在—静态义。用了动态助词,句子却是静态句。而且,用“着”和用“了”所表的语义相等。“台上放了一盆花”是说“放一盆花”这个动作行为过程实现以后出现的一种静止的结果状态;“台上放着一盆花”是说“放一盆花”这个动作行为实现后所产生的一种静止的结果状态的持续。这里,“了”和“着”在表义上的区别中和了。这种现象也出现在其他表静态义的句子格式中。如“他穿了大衣,不会冷的”。和“他穿着大衣,不会冷的”。都表示一种状态,在这样的句子格式中,“穿了大衣”=“穿着大衣”,“了”和“着”的区别中和了。但是“他穿了大衣”也可以是动态的,如“他穿了大衣,走了出去。”既然动态助词既可以用在动态句中(他穿了大衣,走了出去),也可以用在静态句中(他穿了大衣,不会冷的),那么动态助词本身就不能作为区别动态和静态的依据和标准。宋玉柱先生指出:“在静态存现句中,‘着’字句和‘了’字句基本上是等价的,‘着’和‘了’作用一致,因此可以互换。”“我们可以利用‘着’‘了’能否互换来鉴别动态存现句和静态存现句。”我们可以把宋先生的分析方法扩大到整个静态句,把这种“了”和“着”的功能的中和,即句法上可自由替换,语义上从表不同的动态发展过程转为表静止的状态,当作鉴别“静态句格式”的一种标准。

三 句式语义和成分语义

朱德熙先生在《变换分析中的平行性原则》一文中谈到“高层次的语义关系”时，对几种句式的变换作了分析。“NP+V+着+N”(床上躺着病人)具有“存在方式”这种语义因素；“N+在+NP+V+着”(病人在床上躺着)具有“N处于一种静止的状态(病人躺着)”这种语义因素；“N+V+在+NP”(病人躺在床上)则具有“表N所在的位置”这种语义因素。这些语义因素都是由句式决定，随句式变化而变化的，我们把它称为句式语义。很明显，句式语义反映了句法—语义关系，是一种型式语义。

变换还可以是句子和短语之间的变换。早在40年代，吕叔湘先生就在《中国文法要略》中谈到了这种变换。朱德熙先生在《〈汉语语法丛书〉序》中说吕先生的《要略》认为“存在句……不能转换成名词性词组”。查《中国文法要略》，书中说的是：“所谓纯粹的‘存在句’……是不能改变成词组的。”这里讲的“纯粹的‘存在句’”，即表存在的“有”字句，这是存在句的最基本的形式，语义上单纯地表存在。而另一类存在句是由行为动作动词充当谓语核心的，语义上兼表“存在方式”，这种存在句是可以变换成短语的。例如：

台上放着一盆花(，显得很有生气)。

——→放着一盆花的台上(，显得很有生气)。

台上放了一盆花(，显得很有生气)。

——→放了一盆花的台上(，显得很有生气)。

值得注意的是，由原先表静态义的存在句变换而来的名词性短语，仍保留着这种静态义的特点，例如上面这个例子中的“了”“着”可以互换而所表的语义不变。当然表达的角度不一样了：“台上放了一盆花”和“放了一盆花的台上”，是从“放”这个行为动作实现后产生结果状态的角度来反映的；“台上放着一盆花”和“放着一盆花的台上”，则是从“放”这个行为动作所产生的结果状态的持续的角度来反映的。表达角度的不同自然会产生一些语用效果和语用含义上的细微差别，但是，表静态义这一点，并没有什么变化。这是一种不同于句式语义的型式语义类型，我们且把它称为“成分语义”。成分语义在句式变换中保持不变，它不是由句式决定的，它与句法结构没有直接的联系。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在有一些连动式结构中，VP₁后面带“着”和带“了”语义上没有什么区别。例如：

孩子们每天背着沉沉的书包上学校。

=孩子们每天背了沉沉的书包上学校。

早上老人们总爱提着菜篮子上公园。

=早上老人们总爱提了菜篮子上公园。

他喜欢开着电视看报。

=他喜欢开了电视看报。

这是因为这一类的连动式中 VP_1 对 VP_2 有一种静态义的关系,“ VP_1 着 VP_2 ”中的 VP_1 有“方式—静态义”;“ VP_1 了 VP_2 ”中的 VP_1 有“伴随动作—静态义”。

必须指出,不是所有的连动式中, VP_1 对 VP_2 都有这种方式—静态义或伴随动作—静态义,因而“了”“着”互换并非总是不影响语义的。下面几个例子中 VP_1 和 VP_2 之间就是一种离散动作的关系,“ VP_1 着 VP_2 ”表同时的两个动作行为,“ VP_1 了 VP_2 ”表先后的两个动作行为,因而“了”“着”不能互换。整个结构表一种“同时动作—动态义”和“先后动作—动态义”。

孩子们放了书包(就)做功课。

* 孩子们放着书包做功课。

老人们搁了菜篮子(就)上公园。

* 老人们搁着菜篮子(就)上公园。

他关了电视看报了。

* 他关着电视看报了。

同样是连动式,所表的型式语义不一样,因此这里的“方式—静态义”、“伴随动作—静态义”、“同时动作—动态义”和“先后动作—动态义”与句法形式无关,不是句式语义,而是成分语义。

附 注

[1] 严格地说,这里的感叹语气是由“很→好”这个句法形式来表达的,其中→这个符号表示“转变为”。

[2] 其实,隐现句也适用于这样的分析。“前面来了一个人”是“前面有一个人(,这个人)来了”的紧缩形式,“院子里搬走了一户人家”是“院子里有一户人家(,这户人家)搬走了”的紧缩形式。“NP(L)+有+NP”表存在—静态义,“NP+VP+了”表动态义。也是一种静中有动的句法格式。

参 考 文 献

- 范开泰 1988 《语义分析说略》，见《语法研究与探索(四)》，北京大学出版社。
- 胡裕树、范 晓 1994 《动词形容词的“名物化”和“名词化”》，《中国语文》第2期。
- 李临定 1991 《“依句辨品，离句无品”及其他》，见《语法研究和探索(五)》，语文出版社。
- 李临定 1990 《现代汉语动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陆俭明 1991 《语义特征分析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运用》，《汉语学习》第1期。
- 吕叔湘 1982 《中国文法要略》，商务印书馆。
- 宋玉柱 1995 《语法论稿》，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张国宪 1995 《现代汉语的动态形容词》，《中国语文》第3期。
-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 朱德熙 1986 《变换分析中的平行性原则》，《中国语文》第2期。

汉语时间语义范畴的表现方式体系

刘 叔 新

(南开大学中文系)

提要 人们的时间意识通过语言和言语呈现出来,分别为时刻义(或义素)、时段义(或义素)和时况义(或义素)。汉语时刻义、时段义的语言表现方式是时间词和某些名词;时刻义素、时段义素则体现在某些复合词和固定语的成分上。时况义的语言表现方式是内涵不一的十八种时间副词和一部分时间词及少量固定语;时况义素除表现在部分词语或其内部成分上以外,主要以内部时的性质出现在动词和有动谓成分的固定语中。所有这些方式都是词汇性的。汉语不存在表现时况义的语法方式。但是有的时况义素为“了、着、过、看”等体词所带出,它们时间内涵恒定,但与说话时轴无关,且又不具独立的语法意义,故不能由之概括出时制范畴。汉语中,还可用自由词组的言语方式来表现时刻、时段、时况。表现时况,还有时间副词或时间词配合体词、双动句的“前动+了/过”再配合一定语境、或只是一定的上下文语境等言语方式。

§0 问题的提出

0.1 语义学应当研究人们最常接触到的语义范畴,^[1]即最常应用的有高度概括性的语义类型,特别是研究这些语义类型的表现方式。原因是各种语言表现同样语义范畴的方式,往往不同,而这种差别是不同语言民族特点的一个较大的表现方面。

0.2 本文只打算考察汉语的时间语义范畴。第一种考虑是,它在各种语义范畴中,是最复杂、最抽象的,也是人们最常应用的、最重要的一种。以它作为突破口,取得研究的经验,有利于其他语义范畴的研究。第二种也是更为主要的考虑是,汉语语法时制存在与否,在当前引起普遍关注;而这一问题实际上不能只在语法范围内来讨论和解决,而需要从另一角度——语义学的角度来进行考察。换言之,语义学研究时间语义范畴及其表现方式,可以把语法“时”置于与词汇意义及言语意义的关联与区别当中来加以鉴定。